



孔夫子文学奖

The First Confucius Literature Award
 主办单位：济宁市文联 济宁晚报社 济宁市作家协会
 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 承办单位：“孔夫子文学奖”评委会成员
 协办单位：山东祥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
夏天的雨

李占奇(山东)

在四季的乐章里，夏天的雨是大自然最灵动的演奏家，它用不同的节奏演奏出一曲激昂的交响乐，为燥热的季节谱写出一首清凉的乐章。

夏天的雨，来得比较急切，充满激情与活力，来之前总会在闷热中酝酿一阵子。午后，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，仿佛在抗议这令人窒息的炎热。树叶垂着头，花儿无力地低垂着脑袋，连小狗都趴在树荫下吐着舌头，“呼呼”地喘着粗气。乌云像打翻的墨水般迅速吞噬了天空，蜻蜓在低空盘旋，蚂蚁们匆忙地搬家，仿佛在传递着即将下雨的信号，一场大雨即将降临。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，闪电像银蛇般在云层中穿梭，预示着暴雨即将拉开序幕。

忽然，一阵狂风呼啸而来，像一头愤怒的野兽席卷着一切。它用力地摇晃着路边的小树，小树被吹得东倒西歪，几乎要被连根拔起。大树虽然屹立着，但也在狂风中发出“呜呜”的声响。狂风裹挟着尘土和杂物，在空中肆意飞舞，让人睁不开眼。

紧接着雷公敲响了他的小鼓，“轰隆隆，轰隆隆……”声音震耳欲聋，仿佛要把整个世界都唤醒。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长空，如银蛇般在黑暗的天空中游走，闪电又似一把利剑，瞬间将天空劈成两半。闪电过后，天空变得更加阴沉，然而，雨婆婆却像个调皮的孩子，卖起了关子，迟迟不肯露面。过了一会儿，风好像渐渐小了，正当人们以为暴风雨不会来的时候，炸雷突然响起，把人们吓得瑟瑟发抖。此时，往远方张望，月亮早已躲进云朵的怀里，星星更是不见了踪影，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片寂静和黑暗之中。

雨点砸向地面，起初是零星的鼓点，转眼间便汇成密集的鼓点。狂风卷着雨帘横扫街道，树叶在风雨中翻卷，仿佛在跳一支狂野的舞蹈。雨幕中，天地间模糊成一片灰白，屋檐下的水珠连成晶莹的珠帘，雨滴在积水坑里溅起一朵朵银花。雷声轰鸣如战鼓，闪电劈开夜幕，雨声、风声、雷声交织成震撼人心的交响乐。

紧接着，雨越下越大，无数条雨丝在天地之间，织起了一张雨帘，在风中形成白茫茫的雨雾，宛如缥缈的素纱。雨点砸在地面上，溅起一朵朵晶莹的水花，仿佛是无数的珍珠在跳跃；雨点打在窗户上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，像是在弹奏一首欢快的乐曲；雨点落在池塘里，泛起了一圈圈的涟漪，仿佛是池塘在微笑。

雨顽皮地跳跃着，敲打着伞、玻璃等一切能发出声音的物品，咯咯地笑着。闪电扭动着自己的身躯，在天空中一闪一闪的。雷公敲打着自己的小鼓，在天空中隆隆作响，为雨助兴。整个世界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舞台，雨、闪电和雷在这个舞台上尽情演绎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夏日狂欢。

路上的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雨打得措手不及。有人用手遮住头，拼命往家跑，可还没跑多远，就已经被淋成了落汤鸡；有人虽然带了伞，但风太大了，雨伞被吹得东倒西歪。

而那些花草树木，却在这场雨中尽情享受甘露的滋润。花儿喝足了水，重新抬起艳丽的小脑袋，露出灿烂的笑容；小草挺直了身子，抖抖身上的水珠，显得更加生机勃勃；树木则贪婪地喝着雨水，把身上的灰尘冲洗得干干净净，仿佛换上了一件崭新的衣裳。

雨渐渐停了。太阳从云缝里伸出无数只胳膊，把温暖重新撒向大地，树叶上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烁如钻石。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，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和花草的香气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西边的天空忽然架起一道彩虹，像天神遗落的绸带连接着天地。孩子们踩着水洼嬉戏，青蛙蹲在荷叶上欢唱，蝉鸣重新响彻枝头，仿佛在庆祝这场及时雨的恩赐。

夏天的雨，虽然来得急，去得也快，但它却给大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，给人们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。我喜欢夏天的雨，喜欢它的热烈，喜欢它的激情，喜欢它给这个世界带来的一切。它是大自然赠予我们的一份珍贵的礼物，让我们在炎热的夏日里感受到了清凉。

皂荚树

左右(陕西)

是一把绿色的大伞，上面挂满长耳状的紫黑色铃铛，枝干上爬满棕紫色的皂荚刺；是儿时经常唱的童谣——皂角皂角结皂角，洗头洗衣吹泡泡；是耳畔传来一阵阵动听的“万户捣衣声”……将皂荚树从我儿时的记忆中抖了出来。

整个麻地湾，只有我家门前有一棵参天的皂荚树。皂荚树依着小溪生长，小溪从高山上流淌下来，途经森林、草地和稻田，最终投入金钱河的怀抱。自记事时起，这棵皂荚树就种在门前了，后来它越长越茂盛，成为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皂荚树上那一串串皂角，像条状铃铛，也像小小的镰刀，成熟的皂角比大人的手掌还长。皂荚树有许多分枝，浑身的刺呈圆锥形，尖端的刺既锋利又坚硬，那些刺在春天的时候是青绿色的，到了夏天会逐渐变成紫黑色，秋天会长成黑褐色……它们张牙舞爪地伏在树干上，像是专门为皂荚树打造的防护衣，小孩很难顺利爬上去。但我家的鸡不怕它们，一年四季都飞到树上歇息、打鸣、捉虫子。夏天的知了也不怕它们，趴在树上吮吸露珠，自鸣自唱。偶尔还会有喜鹊、信天翁、百灵鸟、夜莺和猫头鹰在树上安家。

每当天气好的时候，母亲就将脏了的衣服泡在溪水里，从皂荚树下捡几块皂角，将它捣碎后丢进木盆里，用来搓洗衣服。母亲一边唱着歌谣，一边捣着衣服，泡好的衣物不一会儿就洗干净了，晒干的衣服上散发着淡淡的清香，还有植物独特的香气。皂角除了能洗衣服，还能洗头。在那个年代，家门口拥有一棵皂荚树是令全村人羡慕的事，更何况它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，这已经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景观了。

母亲喜欢在树下乘凉、纳鞋、憧憬秋收，而我和姐姐喜欢在树下做游戏和写作业。春夏之交，皂荚树会开出黄白色的小花，整个院子都弥漫着花香。一朵朵小花落在我的本子上，时常让正在写作业的我走神。夏天只有皂荚树下凉爽，它如伞似盖的绿荫，成了家里的鸡、猫、狗的天堂。

刮风下雨时，树下有一些掉落的皂荚，我和姐姐总是捡起来放在篮子里晒干。有时母亲还会拿上梯子和镰刀，把完整的皂荚刺和皂角割下来，拿到镇上卖。皂荚刺卖给中药铺，皂角卖给集市上的人。

麻地湾的人认为皂角和皂荚刺有聚气、祛病的作用，民间也有人称皂荚树为“将军树”。长大后我才知道，在中医药典中，皂荚刺被叫作天丁，是解毒、消肿、排脓的良药。自我记事时起，常常遇到腿脚不便或身上长了脓包的人从很远的赛鹤岭上走下来，只为摘一些皂荚刺治病。奶奶和母亲总是很慷慨地把晒好的皂荚刺送给他们。

秋天是皂角丰收的季节，我们全家人齐上阵，把所有的皂角摘下晒干；而皂荚刺，我们摘一些送人，再留一些自用。有的年份，皂荚树也会结出一个巨大的惊喜——长出二十多厘米长的“皂角王”。“皂角王”毫无悬念地成了我的玩具，成为了我手中的“宝剑”。秋天似乎是皂荚树开始与大地、与整个麻地湾告别的季节，皂角基本掉完，它就闭上双眼，开始休眠。除了落叶飘飘，除了家鸡依旧在树干上打鸣，房门前的皂荚树再无春夏时树影斑驳的生机。